

史論

安積良齋著

上

第 2755 號

冊數 2

第 1 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614

1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A 1614

1

史論

序

文章之有補乎政教者其唯史論乎。蓋歷代君臣之行不一。而其是非善惡之分亦不復同矣。世之論史者。高量擬議。揆時勢。考事實。甲優乙劣。必辨別之。子長丑短。必明白之。是非之難分。善惡之難定者。

皆得以參驗稽決歸公平至當之
論然後直書大書特明褒貶焉後
之為君臣者是々非々善々惡々
大率皆有所取舍而國家政教於
是乎興焉史論之功非淺小也故
幕府儒負安積良齋所著史論各
為上下二卷其人始菟道稚郎終

豐臣大岡其事自王代而至武家
或議世變或論成敗或辨人物之
好醜故舉一人而旁引衆人斷一
事而曲證庶事美刺勸懲寓褒貶
於其間焉讀者熟復沈潛法彼而
戒此鍼砭其身砥礪其行能施其
政教豈曰小補之乎哉雖然良齋

博學高識有名當時矣若天假之年使仰維新之政於今日頌揚贊美歌治教之休明其功豈止於此哉

明治辛未冬十月

京師 梅窓城蕙文撰

史論上

稚郎子

東奧 安積良齋著編

予讀史每至稚郎子讓天下未嘗不慨然掩卷而泣也。稚郎子應神帝次子也。帝愛之立為太子。帝崩太子讓位於兄大鷦鷯曰大王仁孝宜為天下之君矣。且兄上而弟下賢為君而不肖為臣古今之常經也。大鷦鷯固辭不受。虛帝位者三年。太子知其不可奪遂自盡。大鷦鷯悲悼不肯立。王仁作梅花歌諷之乃踐祚。是為仁德帝。昔者伯夷叔齊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

賢人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夫孤竹氏之子所讓者，叢爾小國也。而孔孟美之，後世稱之。至于今不衰。稚郎子乃以天下讓其兄，而不受，則遜于菟道而不受，則自盡以決其心。使孔孟聞之，必當感歎贊美之不暇。況生其國，承其遺澤者，焉得不掩卷而泣邪？或疑太子之讓則美矣，獨皇兄何不追泰伯之高躅而相讓三年，使賢弟自盡也？予謂皇子王孫與小國子弟不同。太子固不得遽入首陽，皇兄亦豈可遜于荆蠻？且皇兄不慮太子至此，而太子自盡以決其心，此吾邦英烈剛果重義輕死之風，自古以然。又安得以泰伯議之乎？太子知

帝德可以子萬姓而帝果不負其知以彰讓德之美踐祚之初登高臺見炊煙稀疎知民產之不厚蠲繇役減租稅宮垣頽而不修屋宇漏而不葺粗衣菲食宵旰圖治未數年海內清平民物富庶觀登臺宸詠可以想見其盛矣及其久也風俗醇厚囹圄空虛二十餘年未嘗刑一人雖舜禹之治何能過之後世追謚曰仁德洵為名實相副矣夫帝之所以德化四海者與太子之所以知賢而讓者雖由天質之粹美而問學之力蓋亦多矣初應神帝之御宇內也百濟使阿直岐獻良馬阿直岐頗涉經典諸皇子師之後百濟王仁入朝獻論

語十卷。諸皇子又從受業。由是。本邦儒學始興。則太子兄弟固已聞聖人之道矣。嗚呼！此聖帝明王之所以貴乎教學也歟。

億計王

億計王。履中帝之孫也。父市邊押磐爲雄畧帝所殺。其臣日下部使主奉王暨弟弘計避難播磨。使主知事不成。自縊死。皇孫爲奴。會國司至。主人饗之。弘計欲以實告國司。得濟拔。王懼禍。不許。弘計慨然曰：吾寧遇害。不忍久爲奴也。酒酣。主人命兄弟歌舞。弘計因歌示意。國司大驚。丞馳奏時。清寧帝無嗣。大喜。以爲天賜。

矣。迎立王爲太子。帝崩。太子讓弘計。弘計遂踐跡。是爲顯宗帝。顯宗帝以兄億計爲儲君。帝崩。億計立。是爲仁賢帝。議者或疑王自閭闔升爲皇嗣。而以天下讓弟。恐非所以重大統也。顯宗帝以兄爲儲君。無乃名分尤不正歟。予曰：道有經有權。權者濟經之所窮。而能應變以合于道者也。故經立而權有以行。權而不詭于道。謂之經可也。若離經而惟權之行。是機變桀黠。無忌憚之甚者矣。清寧帝既以王爲嗣。王當立。是固天地之常經。王豈不知之。然避難而流落于民間。自分不復見天日矣。當國司宴饗之時。弟欲自告。而不肯許。

顧能製歌詞彰天潢於樽俎之間。遂得以免奴僕登儲。聞其功皆出於弟之雄斷也。功之所在。卽位之所在。且其賢明仁厚。足以君臨四海。而廓祖宗之業。是知賢克讓。乃所以重大統也。故牢讓固遜。而不肯踐跣弟。亦豈不知天倫之重。然以大義讓天下而不受。則往昔稚郎子自裁之患。將復起於今日矣。故不辭而受之。以完棟莠之恩。此皆處變行權。而不詭于道。乃古今之通義也。昔者泰伯知太王有傳于王季之意。乃逃于荆蠻。而孔子以爲至德。王季偃然踐兄之位。而詩人以爲友。其兄後人稱之。至于萬世不衰。嗚呼。孰知媲美於泰伯王

季而不愧焉者。遠出於吾東海君子之邦也哉。第弟以兄爲儲君。則名分誠爲不正矣。然上古禮文未明。風俗簡質。有以女姪爲后者矣。有以姑爲妃者矣。而天下不以爲非。此其風習使然。未可以周道議之也。論古者當畧其迹而論其心焉。今觀王兄弟相授受之際。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其以兄爲儲君。其意不忍獨享天下之樂。故以兄爲儲君。與同天位。與食天祿。此亦出于仁厚迫切之心。而無自私自利之念。誰忍拘其迹而輕議之哉。唐建成惟無此心也。故欲殺有司之弟。而自致禍。太宗惟無此心也。故殺適長之

兄而奪之位。豈非人之所欲。莫大於天下。雖以太宗之賢。猶推及於同氣。而不肯顧也耶。王兄弟之心。皎然爭光日月。尤可於此焉見之矣。

聖德太子論

予自爲童子時。則聞古者有聖德太子者。聰明仁厚。君子人也。及年稍長。讀史書。往往載太子事。贊美極矣。後始讀日本史。皇子傳。然後詳其顛末。憮然自失。慨然投卷而歎曰。嗚呼。是一暗弱太子耳。曷足稱聖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夫道出于天。而具于人。其要莫大於君臣父子之倫。修焉而至者爲君子。背焉而馳者爲小人。

堯舜之所以爲聖。桀紂之所以爲愚。未始不於此焉分也。彼太子者。聖歟。愚歟。以此律之。白黑昭然。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太子用明帝之子。而崇峻帝之從子。崇峻帝不喜佛。又惡蘇我馬子。姦狡擅威。福欲誅之。可謂明主矣。太子與馬子以佞佛相黨。故固諫而止。馬子聞之。大懼。使盜殺帝。太子苟知君臣之義。必當聲其罪。肆之於市朝。而不惟不討之。反阿附之。何哉。晉厲公無道。欲誅趙盾。其族趙穿弒厲公。春秋書曰。趙盾弒君。以其不討罪也。試以春秋之法律之。太子之事宜何如。而書也。然太子之意。蓋謂天地萬物靈蠢之物。莫

尊於佛苟不信佛者是佛之賊而王法之所加誅也
帝不信又欲誅信佛者是自取禍所謂夙業之報也果
如此苟不信佛雖君父有所不顧焉豈非大亂之道乎
夫吾所謂道云者出於天具於人而不外乎君臣父子
之倫彼所謂道云者悖弃倫理絕滅綱常奉文六之銅
像而崇敬之欲以生於天堂是何道也凡天子公卿之
所宜崇敬者吾國自有天神地祇社稷宗廟之靈焉豈
可祭西番妖濫之鬼而間祖宗之常祀至若三世之說
奇幻荒恠茫如捕影其誕尤甚矣而太子信之聰明君
子固如是乎哉先是 欽明帝十三年高麗始獻佛像

及梵書 帝以咨群臣物部尾與中臣鎌子仗大義諫
之事遂寢 用明帝二年上病群臣請禱于佛物部守
屋勝海連亦諫止之凡此諸臣之議轟々烈々與日月
爭光太子所宜從而乃切齒不已何哉且太子亦不仁
甚矣 帝之遇弒也其意蓋謂 帝素不信佛則是佛
法終不可興也 帝崩而女主登極已與馬子執政則
於興佛法乎何有是以坐視其死而不援置其賊而不
問若反幸其短祚者及 推古帝立果攝政日夜與馬
子番議大敷佛法於天下建寺四十六所度僧一千三
百八十餘人前古未嘗有也自是而降異端邪說澶漫

四出。壞亂天下之耳目。淪浹生民之心髓。有以萬乘之主。祝髮受戒。火其遺骸者矣。有以台鼎重臣。披緇稱入道者矣。有以淫蕩僧豎。穢亂宮闈。殆登帝座。其他狂髡黠緇。挾勢逞威。雖天子之命。小不適其意。輒披戎衣。提兵器。鳴張螳怒。蹂躪輦轂之下。至使歷世天子。宵旰不安。發鴨水采齒之歎。而國君城主。受其輕慢。被其禍害者。固不可以計數。向非織田公赫然大怒。燒浮圖。戮僧尼。蕩其巢穴。除千歲之宿弊。吾未知其禍亂所底止也。晉范寧有言。何晏鄧颺之罪。甚於桀紂。桀紂之害。止於一時。邪說之害。流於万世。太子佛教之害。其慘烈視何

晏鄧颺更有甚焉者。豈可勝慨歎哉。抑太子信佛。建塔廟。非求福田利益也邪。太子柩骨未冷。其子山背王爲蘇我蝦夷所屠戮。子孫無噍類矣。夫求福而得禍。愚莫大焉。世乃以爲聰明仁厚君子甚矣。千古流俗之昧々也。北條泰時執政。有僧請建伽藍。泰時曰。汝不見天照皇之廟乎。葺然第屋。而德澤遍寓內矣。汝乃勸我建伽藍。費財勞民。以飾土木。豈治國之道哉。汝在鎌倉。必煽惑小民。使失其業。是國蠹也。急命吏逐之。嗚呼。孰謂聰明仁厚之太子。而其見反出於鎌倉一執事之下乎哉。黑田長政。麾下某年既七十矣。病將死。室人環而

泣且請曰。君結髮臨陣。殺人不可勝計。盍亦禮佛以資冥福乎。乃出銅像使拜焉。其瞋目。勵聲奮拳。倒佛像罵曰。我爲國家致忠節。大小百餘戰。摧堅挫銳。未嘗待人扶掖。今死命也。何假此區々小銅佛之力。爲嗚呼。孰謂聰明聖智之太子。而其勇竟不如一武弁之士乎哉。

眉輪

安康帝以無罪殺皇叔大草香。取其妃爲后。眉輪以母故養于宮中。帝嘗幸離宮。謂后曰。朕雖愛汝。竊恐眉輪生長。有復讐之心。眉輪時年七歲。嬉樓下。聞之。遂弒帝。匿于大臣葛城圓邸。皇太弟率兵圍而火之。眉輪

及圓皆燔死。或問眉輪幼弱不足論。然復讐之事。關係甚大。其是非何如。予應之曰。眉輪胆氣壯烈。可稱奇童矣。而其罪不容誅也。或曰。禮云。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帝殺叔父。又取其妃虐矣。眉輪手刃之。復不戴之讐。而曰。罪不容誅。何也。曰。禮經之言。謂民殺人而不義。子可復讐也。非謂君殺臣而不當誅。子可復讐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臣者天下之大分。君以無罪殺其父。父果賢乎。當甘受而不怨。且怒焉。子乃復讐。是悖于父而紊上下之分也。父果不賢乎。怨且怒焉。而子又復讐。是重父之過也。自古人主過殺人者不少矣。其子皆復

讐。則是禍亂接迹於天下也。或曰。春秋公羊傳論伍子胥曰。臣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誠可。則眉輪亦可矣。曰。不然。平王殺伍奢。雖不當誅。而君臣之分定。奢不可以怨。君子胥不可以讐。君乃掘平王墓。鞭其尸。嗟亦甚矣。我。顯宗皇帝怨。雄畧帝殺父。欲墮其陵。仁賢帝諫曰。雄畧君臨四海。我父雖皇子。人臣也。尊卑分定。禮不讐君。顯宗悟而止。大哉王言。可以為萬世法矣。公羊氏吾不取也。但有司矯殺不辜。其子手刃之。自束歸罪。若唐徐克慶張審素之子。謂之。臣不受誅。子復讐。則近之矣。然韓愈尚以為不可行于今。况犯君臣之

大分而弑天子乎。予故曰。眉輪可稱竒童矣。而其罪不容誅也。

大化之政

租庸調之法。昉於宇文周。成於李唐。吾邦大化之初。天智帝為太子。輔政。倣其制定賦稅。洵天下之良法也。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皆就民之所。有而為之制。凡給田。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每段輸禾二束。二把。凡田方六尺為步。三百步為段。十段為町。一段得米五十束。束得米五升。段米二石五斗。輸二束。二把則取米一斗。一牛也。每六年檢戶籍。班田。謂之租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謂之庸。每戶各隨土宜。出絹絲綿。田一

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五寸。絕二丈。二町成匹。長廣準絹。布四丈。長廣準絕。一町成編。又有戶別調。一戶布一丈二尺。亦隨土宜。謂之調。當此之時。國置總子。天子。天子以一人。馭六十人之吏。而吏馭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君民合為一體。有寬恤賑給之惠。無奸賊誅求之患。視唐制。更有簡且精焉者。列朝相沿。莫之或改。是以數百年之間。海內富庶。俾々如也。及王政之衰。文恬武嬉。紀綱不肅。上下漸趨於奢靡。國用不足。至減百條之俸。陵夷及于白河帝之世。而奢益

盛。民益窮矣。夫人主警戒弛。則物欲肆。物欲肆。則奢侈盛。雖有先王之良法美政。民力不得不困。禍亂不得不興。必然之理也。是以保元之亂。已胚胎于白河之時。而禍機未動耳。及鳥羽激之。崇德攻之。而潰亂四出。生民塗炭。遂為將門。驅天下之民。而倒授太阿者。奢侈所致也。自將門執權。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更加賦稅。而先王之法寢壞矣。至于足利氏有天下。則大小諸侯。星羅棋布。六十州之間。而兵士之多。百倍於古矣。租庸調之法變。而永貫之制興。其所貢非其所業。而賦歛之重。徭役之煩。又什倍於古矣。民將安所得衣食。其敗

亡無足怪者。或曰：租庸調之法，可復行乎？曰：不可。創業之主，考古揆今，立天下之法，一定而不可變也。祖宗之法，使民不至甚饒，亦不至甚窮，頗得斟酌之宜。弟治民者，率以厚歛爲能，民亦桀黠欺上，加之徼都會之風，流於奢侈，情於稼穡，捨本趨末，資財愈困，而田疇愈荒矣。是陸贄所謂時弊非法弊也。夫國之有民，猶屋宇之有基礎，基礎頽頽而屋宇之不顛覆者，未之有也。故先王設官，莫重於親民之職，職得其人，則守法行惠，民力足而田野闢矣。職不得其人，則緣法成姦，日削月朘，其名爲贍國用，而其實惟囊橐是富，民安得不窮且盜乎？

吉備真備

故善慮國者，塞奢侈之源，擇親民之職，察於時弊之所由生而革除之，弊除而利自興，生民皆蒙其澤矣。若奢侈无度，職不得其人，雖行租庸調之法，亦何益於國？祇足以紛更舊制，而卒致騷亂耳。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揚善而隱惡，嫉訐以爲直者，然舉世譽之，而不知其惡，則天下之是非將廢而不明矣。故聖人不得已，輒議之以明是非之公，非敢務以相高而求勝也。管仲之治齊，臧紇之治魯，舉世皆以爲賢大夫，方口一辭，無復異議。故孔子斥管仲爲器小。

擯減訖。為竊位。然後天下之是非始白矣。吉備真備以
宏才博學。曆事三朝。屢奉命入唐。唐朝禮儀文物。傳于
我。邦有力焉。其他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亦卓々
可稱。是以天下後世稱賢相。甚至比狄梁公。而不知其
實多可議者也。予聞大臣之事君。必以其道。不可則止。
孝謙帝以女主治天下。寵僧道鏡為太政大臣。禪師夫
太政大臣。位在三槐之上。人臣之貴寵至此極矣。苟非
道德參天地。勲業高四海者。不得在此位。而彼道鏡何
人哉。以緇髡之身。猥梟之姿。出入宮禁。汗鱗宸極。是天
下之大賊也。真備居端揆之重。乃依違于其門。不肯發

一言。既而帝益為道鏡所蠱惑。將以皇位讓焉。天下
非常之變。社稷生民之禍。莫斯為大。真備尤宜極言直
諫。啓發宸聽。以明天下之大義。不可則奉身而去。此乃
大臣所以事君之道。而反媚淫髡。受其顧使。認々然惟
恐觸其怒。而喪位也。向微和氣清麻呂。祖宗數百年
之神器。忽為狂髡所攘奪。而四海皆為瞿曇氏之民矣。
真備之罪。其可贖乎。先是聖武帝之在位也。皇太后
寵僧玄昉。藤原廣嗣上言。昉以左道蠱太后。帝方嚮
釋教。信玄昉不疑。玄昉懼。讒廣嗣。貶為太宰少貳。時真
備已立朝。優柔取容。不能諫止。廣嗣憤怒。上表極言。玄

史記
主
昉真俗罪惡請誅之。帝不省。因舉兵而反。欲除君側之惡。遂敗死。於是玄昉諡於筑紫。真俗亦敗。為肥前守。然其心固服。廣嗣之蹇直且畏。其靈為崇也。親至其墓。祭之。為立祠。曰鏡宮。歲時薦奠。又建一刹。以資其冥福。大丈夫守道秉義。俯仰无愧于心。何鬼之足畏。第彼大有所愧焉。故致此諂媚。若婦女子。然蓋其為人雖有才學文章。而優柔不斷。隨人俯仰。唯以固寵持祿為念。此亦張禹孔光馮道之流耳。世不之察。至比狄梁公。然則虛名亦可以欺天下後世也夫。

延曆遷都

古帝王之都。其初蓋小者也。屢遷寢大。遂至于千門万户。極天下之壯宏而不可易。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其子孫五遷。而盤庚又遷于亳。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至平王遷于洛邑。秦漢以降。大約以長安洛陽為都。雖或居或不居。而二京終莫之易。吾邦神武天皇創業垂統。始都橿原。以至于元明帝。凡四十三世。而京師已十八遷矣。迄桓武帝恢弘祖業。定鼎山城。實為方々世不易之都。余嘗疑帝王遷都豈易也哉。凡宮闕之經營。臣民邸舍之區畫。以至轉徙搬運之煩擾。其勞民費財。不可勝計。而屢遷者何哉。嘗讀

書至盤庚而得其解焉。殷湯泊于祖乙已五遷矣。而盤庚又遷于亳。宜其巨室舊族不欲遷。罔惑細民相動以浮言。物議囂然。盤庚諭以祖宗之舊例。諄復懇到。豐而不倦。然後獲遷都者。出於不得已也。耿之為都。瀕於黃河。壤沃物阜。人之所共趨。定鼎已數百年。閭閻之密。人民之稠。一歲甚一歲。風俗益奢侈。人心益媮惰。浮浪之民自四方輻湊。遊手坐食。饜膏梁。被錦綺。大賈富踰王侯。桀黠無賴者。虺伏蠹處其中。放火竊財。物價翔貴。上下不能給。而諸州惰農棄本。趨末爭入都者。緇屬良疇。美田廢為茂草。戶口逾減。租稅逾耗。其弊不可更僕

而數。苟非赫然一振盪滌而廓清之。則不知其所底極也。是以遷都之事雖勞且費。而盤庚自斷於中。不顧臣民之怨咨。遂莫居於山谷巖險之地。使臣民捨奢而就儉。棄佚而卽勞。風俗悉歸于淳樸。其恩慮至為深遠。豈獨避河水之圯哉。善乎鄭玄之言曰。祖乙居耿。奢侈有踰禮。其見已有以窺之矣。和漢遷都。雖未必皆然。而若桓武之遷山城安。知其不由於此邪。然則西漢都長安。東漢都洛陽。成哀之世。安順之際。其弊極矣。何不於此時遷都而振刷之乎。曰。堯舜至文武帝都局而不甚大。故易遷也。自秦皇并六國。天下之大勢一變。而宮闕之

壯宏。人民戶口之稠密百倍於古矣。苟欲除其弊而遷
遷之物情騷然。禍亂或由此起。故一定而不可遷。此其
勢異也。惟聖帝明王。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擇賢任
才。尚儉禁奢。抑末敦本。勸之以賞。懲之以罰。摩之以歲
月。舉數十百年之積弊。悉革除之。風俗丕變。政教維
新。以立中興之大業。若天曆帝及周之宣王。漢之宣
帝。乃是矣。何必勞海內之民。費天下之財。以遷舊都。然
後媿雍熙於堯舜也哉。

和氣清曆

朋友之交。非有君臣父子之恩也。非有夫婦兄弟之愛
也。而於五倫居一焉。何也。水無當五色。五色不得則不
明。鼓無當五聲。五聲不得則不和。朋友也者。相講以道
義。相攝以威儀。君臣得之而義焉。父子得之而親焉。夫
婦兄弟得之而別且序焉。其關於人倫也大矣。予尤於
和氣清曆見之。孝謙帝寵僧道鏡。欲讓皇位。遣清麻
呂受。字佐八幡。神道鏡。劫之以威福。當是時。道鏡帝則
清麻呂。可以為大臣。不帝則罪不可測。而清麻呂不為
利回。不為威怵。直奏神教。遂被貶謫。其浩氣直詞。震撼
天地。使紫色龜聲不濫。廁于皇統之間。至今凜有生氣。
豈不毅然烈丈夫也哉。然其所以能守道者。蓋以真人

豐永激成之也。初清麻呂之奉命赴宇佐也。豐永謂之曰。道鏡果登皇位。吾何顏事之。吾有從伯夷而遊耳。壯哉。豐永足以激忠義之氣。賢哉。清麻呂能從其言而守道。朋友之所係。顧不大矣乎。唐武后廢張易之。易之陷魏元忠。引張說使誣証之。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說。遂從其言。正與清麻呂相類。然張說非守義者。特逢麻呂之勞至此耳。清麻呂忠鯁出于天性。而激之以豐永之言。宜其感奮激昂。雖万死。不顧也。朋友之不可欠也。如是夫。抑予有所感焉。自有遣唐之使。吾邦衣冠文物典章之儀。取諸彼。以潤飾之。彬

彬乎其盛矣。而弊風陋習。亦往往傳之。若孝謙帝寵僧道鏡。為大臣禪師。猶武后廢僧懷義。為荆方道大總管。廢淡路帝而自復位。猶武后廢中宗而自立。群臣上尊號曰。上臺寶字稱德。孝謙皇帝。猶武后自稱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又以四字改元。曰天平勝寶。猶武后改元曰天冊萬歲。凡此類。莫非蹈武后之覆轍。其心豈不曰唐朝耶。皇邦所矜式。而其帝既已行之。朕何憚而不為乎。則唐朝之流毒於吾邦也亦多矣。

三善清行

治亂興廢之理。固已懸定于冥々。而其機甚微。非苦人

事著明易見也。然李淳風觀緯象知女主之亡唐室。即康節聞杜鵑知南人之亂天下。聰明絕特之士。往往察之於未然。其術疑於神矣。然天道遠人道近。其術雖巧發竒中。而人主或以此生疑惑。殺不辜。小人或由焉以爲陷。君子之資則占候之妙。適足以貽害於天下。可不慎乎。醍醐帝昌泰二年。三善清行上疏言。明年二月當帝王革命之期。君臣刻賊之運。此周易革卦之變也。伏望塞其邪謀。抑其異圖。又以書諫。管丞相使退避。丞相不納。越明年正月。藤原時平譏管公。遷謫之。其言果驗。亦疑于神矣。然予竊謂清行此疏。安知不爲時平

陷管公之厲階乎。夫所謂革命者。天下之大變。王者易姓改命。若湯武之於桀紂是也。豈人臣所宜言哉。今清行以才學文章仕百代一姓之朝。而遽以爲當革命之期。聞者孰不震駭。况帝聖算尚少。踐祚日淺。而管公道自儒紳登台鼎。威權赫奕。一旦聞革命之言。得不疑惑而恐懼乎。牆壁之基先壞也。材木之根先朽也。平時若无害者。一夕風雨暴至。水潦驟漲。則牆壁之頽。必先壞者也。材木之蹶。必先朽者也。革命之言既入宸聽。頗有疑懼之念。時平群宵又從而脅動之。曰。道真有異圖。將廢帝立其壻。齊世親王。此言正與清行之疏相符。若

持左契以要于後者。故帝爲其所眩惑，遂敗管公。人徒知時平讒構之可惡，而不知清行之言乃爲其厲階。是咎風雨之類牆壁而不察其所自也。夫清行之言本出于憂國愛君之心，將以弭亂於未萌，消禍於將來，而事之相反至于如此，故聖人不語怪而罕言命。

管原道真

管原道真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台鼎，雖無規之者，宜以盛滿自戒，況三善清行以書諫之，尤當竦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道真不納，遂貶死。西裔夫以道真之德量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焉。蓋道

真之心，卽周公之心也。周公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娼疾之，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冲，頗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益溢之戒，而顧興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旦失之，兇豎之手，豈武王托周公之意也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前跋後蹙，綽々如也。道真亦有類于此。自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清和帝，凡五十六世，禮樂征伐皆統于人主，而大臣不得專權。

清和帝冲齡踐祚。藤原氏以外戚攝政。中是禮樂征伐
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以至于宇多帝。々天資英邁
欲撓藤原氏之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
獨道真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追遷。以至
台鼎。又與延喜帝密議。欲委萬機於道真。其知人之
明。待賢之優。雖成湯聘伊尹於有莘。高宗舉傳說於版
築。無以尚焉。道真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置心於
區々通塞之間哉。且道真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非不
知萑斐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不復顧死生榮辱。方
將與天子同寅。協恭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

之安。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道真不幸
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道真之歿。天動風雷之
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廟食于百世。此又可以見道真
之心。與周公无二軌矣。後世名賢之士。一言不合。卽引
身而退。天子留之。輒抗疏論辨。不肯奉命。其勇退之義
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道真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
庭乎。彼清行者。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
三公。直諫不諱。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

保元平治之際

儒者有恒言曰。治天下之本。在於脩身齊家。聞者笑曰。

此老生常談耳。古人糟粕耳。孰知常談中有非常之刃。用糟粕中有至神之滋味耶。蓋亦通觀宇宙而察之。神武帝而下至于後白河帝。凡一千八百餘年。其間或叛臣舉兵。或梟雄倡亂。或蠻夷侵邊。或無騷亂也。然皆在遠鄉僻陬。而京畿晏然。至其動干戈於輦轂之下。則僅以二三數。是以海內清平。民不知兵革。巍然出漢唐之上。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存焉爾。自保元元年迄于慶長之初。凡餘四百四十年。騷亂相尋。寰宇悉為戰場。積骸如山。醜血成川。死者不可以萬億計。是無他。脩身齊家之大經壞焉爾。夫人主之於萬姓。尊卑之

分雖異。而疾痛疴痒莫不相關。譬如一身然。叛臣舉兵。蠻夷猾夏。是手足癰疥之疾也。身不脩。家不齊。是心腹癰結之疾也。心腹之疾必發于五臟。不和。然或傷其一。或傷其二。猶可以湯藥補之。及五臟全傷。則雖俞跗扁鵲復生。將望顏色。而却走保元之亂。何以異此。烏羽帝強使崇德傳位於太弟。近衛以致憤怨。而父子之親壞焉。近衛崩。烏羽為美福門院所盡。又舍嫡孫重仁立。後白河而夫婦之別壞焉。近衛後白河並不讓其兄之子。昆弟相惡。而長幼之序壞焉。三公燹理陰陽。異贊萬機。乃天子之師友。而居其職者。姸嬰洪

忍不能獻可替否。而朋友之信壞焉。八省諸寮皆所以
治天職。致啓沃者。亦徒依違其間。不敢致忠諫。而君臣
之義壞焉。有一于此。未或不亂。而五倫之道全壞。國家
之元氣日耗。其敗亂四出。癰疽潰而不可救。無足恠
也。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
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上所好。下有甚焉者
也。藤原忠實。憎仁厚之忠通。而愛凶險之賴長。平清盛
貪功賞。而殺叔父忠政。源義朝父子兄弟相戰。遂至弑
其父爲義。自是以降。禍亂相接。閱四百餘年之久。天下
塗炭極矣。此皆身不脩家不齊之所致。而尚謂之老生
常談乎。管輅有言。老生者見不正。常談者見不談。世之
爲人主者。能脩身齊家。勿以老生常談忽之。則天下治
矣。

平重盛

平重盛。今古所稱爲大賢也。然議之者不少矣。蓋論人
與待人不同。待人當諫其心。而恕其罪。論人當責備賢
者。以求義理之至當。非敢徇俗見。而阿古人。又非敢好
爲高論。而毀先賢以自侈也。故子舉議者之言。而折衷
焉。議者謂清盛欲殺賴朝。除後患。重盛諫止。終爲賴朝
所滅。是不智也。且不諳諸西陸。而放之源家遺澤之地。

故一呼而八州皆應。可謂智乎。予謂不然。彼僂然孤兒。何所能爲。逆料後患而殺之。是特姦雄猜忌之事。仁者不爲也。設使重盛久在世。清盛不逞凶虐。雖有百賴朝。安得濟其事。不幸蚤世。清盛凶虐益熾。賴朝得投繫而興。是非賴朝滅平氏。平氏自滅耳。昔周武王滅殷紂。封其子武庚爲諸侯。武庚挾三叔而叛。果如議者之言。則武王亦可謂不智乎。議者謂清盛無道致族戚塗之人。舉知之矣。重盛獨不知耶。平氏滅。安德帝獨能立天下乎。重盛宜幽。清盛以安社稷宗廟。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計不出于此。可謂賢乎。予謂此乃重盛之所以爲

賢也。昔者衛出公拒其父蒯聩。夫子拒父不孝。然衛即祖宗之衛。非出公所得而私也。蒯聩入則衛亡。不入則衛存。社稷爲重。君爲輕。不以一父易祖宗之國。此亦大義所在。雖冉有子貢之賢。不無疑焉。故子貢舉伯夷。叔齊之事質之。孔子曰。古之賢人也。夫伯夷叔齊讓國。賢則出公據國拒父。不可爲賢也。何則。人之爲道。莫大於君臣父子。然君臣義合。故君無道則伊尹可以放。太甲。霍光可以廢。昌邑矣。父子天屬也。故父雖無道。宜白。不可以囚。幽王申生。不可以幽。獻公矣。孟子曰。瞽瞍殺人。臯陶捕之。則舜竊負而逃。視棄天下。若脫弊屣。蓋父

子之親有重於社稷者也。由此觀之，平氏雖滅，社稷雖亡，重盛不可幽其父也。決矣。故曰：乃重盛之所以為賢也。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龔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擱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率然舉兵，向闕故聚師旅，威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雖然，以兵諫父，聖賢無此事。史記載武王觀兵于

孟津，以威殷紂，是齊東野人之語。馬遷採焉，陋矣。重盛雖出于一時之權宜，不可以訓天下。議者之言不可廢也。議者謂重盛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存焉則清盛不敢逞凶虐，而社稷安；亡焉則凶虐熾，而天下亂。何遽微士燮之祈死也？此則議者之論誠當矣。但重盛之意，蓋謂平治之亂，義朝父子相戰，遂殺之。雖曰朝命不孝，莫大焉。清盛悖逆不幽天子，不止當是時從父子，從君乎？與生而視此悖逆，不如死而不視之為愈也。其志亦可哀矣。雖然，以大義律之，究不免識者之譏也。文天祥不云乎：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

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善哉天祥之言。人臣事君。固當如是。人子事父。不當如是乎。重盛若能自重。忍憂悶。致積誠。喻父於道。清盛未必不從。其言或不從而興兵。犯闕。則移牖下之。死于清盛戎馬之前。事理俱盡。無復可議。此之不慮而厭。一世之混濁。從士燮於地下。遂至君臣淪胥以亡。惜乎其有大賢之質而未嘗學也。

賴朝上

治亂盛衰之機。非一朝而發焉。其所從來者遠矣。雷霆之震。人聞其轟々然。起于天半。以為暴發。而不知阳氣

久已爵積于地中。乃乘時而出也。大山之崩。人見暴風剽雨之震盪。以為其所致。而不知土壤已朽。罅隙欲裂。風雨乃動其機也。王室之衰。兵權之移。亦已久矣。賴朝特投其機而得之耳。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皇朝以文武為一途。有事則天子親率六軍征之。或大臣受節刀以討之。天戈所指。莫不摧靡。可謂盛矣。自釋氏之說盛行。乃以殺為戒。凡戰鬥之事。委將師。而武威始衰矣。自有遣唐使。倣李氏制度。禮樂典章。文物之美。雖備而文武之官始分矣。左右近衛大將。即武官之長。而任之者不諳韜畧。其討叛亂。皆差遣下僚武人。不肯親監

臨其弊。遂貴文賤武。唯以詩歌絃匏。躡鞞相尚。此亦襲漢土風習。而武威益衰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執凶器臨危事。天下之大難也。今公卿戮冠長裾。趨踰于殿陛之上。視武人如奴隸。一旦有事。則使之蹈湯火。冒矢石。犯天下之大難矣。及其成功而歸也。不過加一階半級。此豈人情所樂也哉。平將門之叛。平負盛藤原秀鄉之刃大矣。而褒賞不過四位。平忠常之叛。源賴信討平之。而亦不過四位。猶之可也。至若賴義父子征陸奧。則前後十餘年。百戰而僅克之。尤為殊勲。竟亦不過四位。衛尉甚者。至朝廷各賞。而將卒不沾一爵。其不重武

臣率如此。故保元平治騷亂之餘。平清盛自武臣起。位極人臣。而賴朝遂得專兵馬之權。此理勢之所至。非一日之積也。抑賴朝之興。又有所從來矣。其祖賴信以來。三世相繼東征。輒率關左將士。與之同苦樂。施恩信。將士感戴如父母。故賴朝舉兵。檄八州三浦義繼。誑檄揮淚。使子孫致死力事之。其他八州豪傑起。群應之。如迅雷一震。百蟲啓戶而出焉。此祖宗遺澤之所淪浹者。亦非一日也。不然賴朝雖智安。得勃興乎旬月之間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人主者。觀古今治亂盛衰之理。可以自警矣。

賴朝下

北島親房有言。人每歎。王室之衰。而歸罪於賴朝。然向微賴朝。則六十州。人民將何所底止。耶親房。忠於王室。而其言如此。蓋審于天下之勢者也。夫勢之所至。如河水東注。滔々汨汨。雖神禹。不可遏。故隨其勢而導之。鑿龍門。決呂梁。指數百里之地。播為九河。豈好犯大難。勞數十萬人之力。蓋不如是。不足以除水害。而天下之民。將淪為魚鼈也。王權之移。勢也。賴朝隨其勢。而操持之上。以安社稷。下以綏萬民耳。不然。政出于朝廷。則河決堤壞。汎濫衝突。天下之民。竟不知所底止也。其

功亦大矣哉。自時厥後。騷亂相尋。英雄互興。然皆因其綿蕤而為之。區畫莫敢問鼎之輕重者。王室雖微。尚有万世不拔之固。故曰。親房審乎天下之勢者也。且賴朝以流竄之身。倡大義於伊豆。一敗塗地。志氣不少撓。服廣常於一言。開霸府於鎌倉。使義仲入都。而徐制其後。遣諸將討平賊。策無遺算。其大度雄才。固已有籠絡一世之概矣。及天下甫定。則拔大江廣元於稠人之中。以為帷幄重臣。其知人亦明矣。蓋驍將猛士。可與摧堅陷陣。而不可與圖大計。何則。能圖大計者。非博涉經史。通古今治亂成敗之理。不可也。彼廣元者。頗諳各通曉

古今凡賴朝之所經綸肇畫而立一代之制度者悉出于其手此豈後世武將所能辨也哉然則賴朝更無可議者乎曰否昔足利直義謂楠正成曰佐々木梶原之徒先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々木諸士姑置之且道賴朝鼓士氣使之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畧者不能也直義悅因問賴朝用士之術何如曰賴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濟王臣不宜談其謀略直義大愧正成之言非徒折直義隱衷並可以誅賴朝之心矣孔子稱管仲之功爲仁以其一匡天下也孟子擯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以其尚詐力也出于忠厚則後世受其慶出于詐力則子孫受其殃賴朝之功大矣而未免用詐力故殺子弟戮功臣卒之外戚專權子孫魚肉三世而亡悲夫

源義經

凡用兵之法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爲難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爲難也我整隊伍嚴號令以臨敵々之變化每出於吾意料之外其勝敗未可必韓信以背水勝申砮以背水敗田單以火牛勝邵青以火牛敗馬燧以車戰勝房瑄以車戰敗戰之不可素定而逆料如此故曰非整隊伍嚴號令之難而能勝敵之

史記
卷之
七
為難。正夕之旗。堂々之陣。龍蛇虎豹。變幻百出。戰必勝。攻必取。孫吳韓白諸將皆優為之。而守道秉義之心。不能勝。邀賞貪利之意。功蓋世而身益危。威震主而不善。其終遂賜杜郵之劍。受誅於鐘室。故曰。非能勝敵之難。而能自勝之為難也。今語人曰。我與汝千金。汝當為我。仰一盃醢。雖三尺童子。掉頭而不肯。嗚呼。運籌出奇。制勝於千里之外。而其智勇三尺童子之不如。不亦大可哀乎。義經之於源右府。親為骨肉。其亦知右府之為人矣乎。右府外寬而內深阻。每自知用兵之不如義經。息之。次骨。况擁精兵數千。儼然為帝都守護。是益觸其鱗。

甲雖無梃原之讒。義經固不得死于牖下也。且義經之討平氏。豈獨為右府竭力。將以報不與戴天之讐也。平氏既滅。平生志願畢矣。若能追子房之辟穀。尋范蠡於五湖。風踪雲影。莫知其所之。則梃原不能容其喙。右府無所用其忌。心迹雙清。功名俱完。巍然超出于韓白諸將之上。孰與夫流離困頓。無托足之地。而自斃也。天下之治亂盛衰。何常之有。右府死而其子皆不肖。北條時政以外戚奪之權。天下之忠臣義士。扼腕憤歎。而力莫能制焉。義經於是時。自山澤起。攘臂一呼。群雄雲從。如疾雷擊山。而神龍翔紫霄之上。區々時政一豎子。誅之。

易於剗豕然後輔幼主令天下撫群臣安百姓桑榆之功與伊周爭光豈不曠世之奇績也哉嗟乎挾百戰百勝之威而不能自克其私函首千里為天下笑何也

史論上畢

010190529245

48-13653

